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書上

上冢官書

亞之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
業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借其體若此豈不皆
獲其所安而輳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烟老
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枝不尺葉縱其根不饒
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
氣故易長於極成爲眾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柏扶榮意
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末相與咲其凡枿而無用及一旦

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館之跨於礎而百棟賴負若
是修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
抱多能之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
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眾材備
於百當去聲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
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
訪於眾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
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緩言瞽視
而巧譏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狂遷善爲
流斷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
茫乎不知其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

勝也蓋事業之所執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
已山東盜卒殺辱首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卽如主上求
其往而爲理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之誠不肖
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知輔之所以
爲化至於樂能慕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
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
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
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
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
才戴宏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之持斧之士安足以摹
哉亞之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奧而

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蒙矚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辭多鄙又不盡志忤濁清嚴罪無所追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混之嘉蕙之類勢芻而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失其顧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何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

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
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鼎也遂更膳者凡十輩亦
不味王耻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體者
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
而送之曰往矣卽鼎也曰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
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
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腍味則有椒桂梅醢鹽醢之品
在吾總眾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
曰斯固也夫眞僞雜鬻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僞得十九焉
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爲
也鹽醢之質類而齟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一旦集而

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摠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情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醯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趣君之旨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旣已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僞而清寤能不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臯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後還坐賓客中有小吏持吏書來其語曰帛十疋吏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閣下所以貺客也其敬之誠則厚矣

然有所未滿者敢爲閣下道之夫虬能具水濟物故佐天
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成有乏一日之雨而不
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得一日足矣若纔潤於枯
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禹禹之
誠於苗之旱甚矣而千鍾之祿於水用又大焉亦何惜一
日之澤而不給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爲乃
復枯苗仰澤之說再敢煩告且閣下寧能不憐之亞之再
拜

上壽州李大夫書

十一年秋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可貴
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閣下之風而進於

前恭聞閣下以不朽鈍而顧之寧鄙人之宜顧也其名得
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甚幸甚今有磅徨之
誠敢露肝膽伏惟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
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晝
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
馳暮走使僕馬不已恙卽且碌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
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勞扶挈長
幼丐食而西雖已及哺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
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閣
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爲朽骨所笑
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願陳于閣下
某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爲抱其所用者非知己之進無
能自揚也自咎繇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
叔之推至於今知己之功相嗣而不絕非有文字之紀其
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某始得以
文謁閣下於吳之嘉興明日權幼公謂某閣下言吾見古
史者亞之也其後涉於仕路困則遭其恩知如此且以閣
下居爲世之端表故眾影依之言爲世之典謨故眾聽傾
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況知而推之
哉提而用之哉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覩是以前

者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干清覽求其筆爲之光以揚于齒故而爲後代寵奉獻之日惕怵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黷矣伏願憐其繼志之心使輝華裔著于百代雖大寵何以如于此焉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上使主弟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復獻大使中丞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問起居指教所謂薄疾未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窒不知詞對及退舍伏念閣下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九而有之未嘗聞以此而有去告閣下惟不爲出入宴遊耳其餘決教益理膳息無減況方在強茂之時徒以小恙暫畱虜中乃欲爲告

以自遂豈當宜也且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以朽老扶持
昏悅矣然則固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十八九而閣
下瞭然自悟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積疾於彼人之胷
中哉閣下骨肉交姻如有遠萬里者卽聞是請寧知其退
讓也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閣下何以
解也亞之見識辱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陳於前誠
願得於中庸使人無加口語也非敢憑緣取領厚祿而終
斯說伏惟稍緩高明之銳以周慮之冒陳端白何任恐懼
伏惟憐之

上使主第三書

二月二十一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遣獻中丞閣下

昨日候吏自外來急告以赦至亞之誠前後左右不得常步及下馬就次揖謁先聖獨張侍御不領祇言哮呼詬訾摔拽道將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黨畀證攘掉呀騰如欲見食自羣官眾將至於聚立者咸聞見其麓聲奮態圓來驚視誠以亞之構鉛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遭此眾辱宜矣然誠恐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卒肆所爲又爲侵作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幸蒙過意提在賓階雖無分錄之能以事萬一然誓將鞭勵孱謹以効終身伏願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各得分限免其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幸甚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月日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閣下亞之幼學
見其往記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騃幼亦能
蹴然內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於曾參閔子騫之行者
卽往傳其名于親戚朋友鄉大夫間使其聲不滅昔者五
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常
與往來言始愛其人無遊詞至春宗顏去還家久聞其親
喪又明年亞之東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顏之孝曰宗顏貧
無以事喪乃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聞者
皆動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帥聞之持百緡使弔勞歸
之盡發其先故羈柩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其

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孝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能奉飯含乃繫木爲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謠之曰拖車郎是今曾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切痛賢公卿未得稱其如此伏思閣下於異行尤能銳樂故亞之敢以宗顏之事爲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默已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書下

與潞鄜州書

六年夏作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出長安時歷別於所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爲亞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爲文學仁義之道忻忻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捶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

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爲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爲之輕重書之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卽與偶然之輩徼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志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爲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相爭齎書爲糧受閣下之惠者不曰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愧於閣下不唯不愧而已亦有憤厲於衷而終怒怨者竊恐閣下勞費